

小倉山房文集

與程叢園書 三十卷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俟于此事因孤生頰覺古人不作知音甚稀其弊一悞于南宋之理學再悞于前明之時文再悞于本朝之考据三者之中吾以考据爲長然以之溯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据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据家似火非附麗于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于原矣焚大槐矣

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據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據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據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己考據家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事尊香卽用筆平行于剪裁提挈烹煉頓挫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于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牆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佝偻然倒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

者也。且胸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汪宜人傳，紆徐層折，在望溪集中爲最佳文字。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于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尙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騰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率權簿冊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荅菴園論詩書

來論諄諄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僞故也人之才性各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必使盡歸德行雖宣尼有所不能君子修身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

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沈休文胸多隱隱故有綺語之悔竹垞存風懷一首慮爲配享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刪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置一席否儒者誠其意虛其心終日慊慊望道未見豈有貪後世尊崇先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理僕平生見解有不同于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廁其廟何也聖門諸人聖人所教必非庸流配享諸人後代所尊頗多僥倖豪傑之士不屑與僥倖者同升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尚思借編一二以自污幸而半生小過情在于斯何忍過摩揅撥吾誰

堪自歎乎。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屬筆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尚矣。卽以人品論。徐摛善工體能。陸侯景之威。上官儀詞多浮艷。盡忠唐室。致光香奩。楊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爲之。皆正人也。若夫迂襲經文。貌爲理語者。雖未嘗不竄名儒林。然非頑不知道。卽窳不任事。藏私諂諛。史難屈指。指白傅樊川。恥之。僕亦恥之人。能改過自佳。然必深知其非。有所不安于心。而後從諫如流。非可隨聲附和。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罄之。

也。宋儒責白傅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于轉展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阨于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弟子耶。沈期又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撰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夫婦之義。朗又將去乾坤而變置何卦耶。此種譎言令人欲殺善乎。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僞。古人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黼伯貶蕭舊而薄姚宋。信如所言。其

家三年之中例得臯夔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
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
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
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
之故不如勿刪也

荅平瑤海書

四月一日接手書洋洋千言所以矜龍枚文者至于再至于三若發于中心之誠而不能自已枚自問何以得此于先生始而疑繼而懼終乃狂喜而感至于天故何也昔人稱麗士元獎引人才每過其分蓋是善善從長而非其人之果足以副之也疑先生以此意見待故懼且疑繼而思之先賢呂新吾云凡評人詩文徵吾心不欺之學先生豈肯欺我兼自欺哉以故喜欲狂也然而知音之難自古記之子雲太元世取覆醬祇桓譚篤好比諸周易溫公通鑑人人皮東高陽惟王勝之肯讀一過今知詩者多知文者少知散文者尤少枚空山無

俚爲此于舉世不爲之時自甘灰沒獨先生假借數言俾其自信豈非天之哀枚衰朽故生有絕大知識人爲闡揚以光明之耶古人得一知己死且不恨蓋言知己最難苟得一焉則死者之魂魄雖長逝千載猶無憾也枚竟未死而得之于並生此世之先生感先生能不感生先生之天乎假使先生遲生百年枚早生百年則雖知我愛我亦彼此付諸冥漠而已矣枚之得交于先生天也枚讀書六十年知人論世嘗謂韓柳歐蘇其初心俱非托空文以自見者惟其有所餘於文之外故能有所立于文之中雖王半山措施不當致禍宋室而其生平稷契自命欲有所建立之意何嘗不矜矜自持故所

爲文勁折。道峭能獨往來于天地間。札中道枚幹濟之才。十不施一枚。何敢當然以論文。故是探本之言。毛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得毋先生之懷抱言至此而亦不自覺其流露耶。枚再拜。

荅沈省堂觀察書

前書述所志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斯言也
平平無奇而足下來書疑僕自許過當云二語是生知
安行地位非聖人不能嗜過矣夫飲食者見物膾敗而
散之以其不悅于口而非以其能傷人也見物甘旨而
嗜之以其悅于口而非以其能養人也雖養人傷人之
機未必不伏于一嗜一不嗜間而爾時必不暇及者尋
常飲食之人皆能之不必易牙也聖人非人中之易牙
乎而何必以此尋常語相震驚乎書中云僕晚年得子
宜勿姑息訓之以義方斯言是也又云宜種福田以圖
後慶則又悞矣春秋之法誅心不誅事惡出無心其惡

可。閱。善。出。有。心。其。善。可。鄙。子。曰。視。其。所。以。足。矣。必。曰。觀。其。所。由。若。爲。善。而。先。有。子。孫。之。見。則。所。由。寧。足。觀。乎。又。曰。某。之。禱。久。矣。此。豈。預。知。其。將。疾。病。而。先。爲。之。禱。乎。夫。善。可。爲。惡。不。可。爲。理。也。福。與。禍。數。也。好。善。者。雖。禍。不。懼。然。后。謂。之。真。善。惡。惡。者。雖。福。不。喜。然。后。謂。之。真。惡。惡。若。有。心。較。論。于。報。復。之。間。挾。其。私。意。與。天。爲。市。則。偶。然。氣。數。之。不。齊。報。施。之。略。爽。其。平。素。操。持。岌。岌。乎。殆。矣。禹。稱。惠。迪。吉。從。逆。凶。論。治。天。下。之。大。權。也。易。稱。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言。履。霜。堅。冰。之。象。也。皆。非。世。俗。所。刊。陰。陽。文。感。應。篇。瑣。瑣。離。促。家。人。言。也。史。冊。名。臣。傳。中。亦。往。往。稱。吾。家。積。德。後。世。必。有。興。者。此。皆。子。孫。顯。貴。後。歸。功。

先人追頌之言斷非當其行善時先爲此說猶之
稱太王剪商亦後人追頌之詞非太王當日果有剪商
之志也且理數之不齊更有難言者周家積德累仁自
后稷公劉千餘年至于文武成康至矣乃一再傳而昭
王溺于楚孔子至聖先天而天不違乃衰年目睹伯魚
早卒此皆後世大不祥之事而當時偏逢其厄使非古
聖人爲之祖爲之父安知不有俗流見解疑其先人必
有隱慝故受此孽報耶常謂以行善勸人猶以讀書勸
子弟也以因果勸人猶之誘以果餌威之夏楚也在子
弟幼時原應作如此教法若年到十四五當心知書味
倦焉日有孳孳矣若猶須如此督誘便是不肖行逕今

以福善禍淫之說誘人。是以不肖子弟待人也。足下與僕相交四十年而相待之薄。乃如是哉。昨春過無錫。楊宏度來舟中。亦如君所云。云僕應之曰。君因我有子。故勸我急行善。然則我無子。君將勸我急行惡乎。楊亦張目而不能答也。

與楊峙塘書

昔退之作爭臣論諷陽亢宗諫僕欲作一論諷足下不
諫諫御史職也足下爲御史而教之棄職過矣然天下
事有不爲而賢于其爲之者醫是也諫是也孝子之事
父也不修澹以甘之而湯藥以苦之豈得已哉然父之
飲之也非所甘而強焉雖當時惡其螫口覆孟逐醫而
過後諒其子之用心或疾益甚則未有不翻然悔者悔
則復肯受藥若當其上口時雖不甚苦而實乃無疾而
攻又或朝丸夕劑促數煩志而於肯腎處離隔太遠彼
爲父者必恍然于其子之務名而非以爲愛醫之射利
而非以爲功則愈信己身之無病愈疑天下之無藥而

一旦有真疾有良藥亦復不受矣諫之爲道亦猶是也

三代後宋仁宗最賢最納諫其時諫者殆無虛日及考其章疏率皆沽名徼訐無關政體其所謂直臣如王陶唐介余靖孫甫輩僕甚鄙之今上首開言路風聞者

不罪稱有者遷官近年來諫章雲集最上者取宋儒

陳言迂遠牽引人聞古樂而思卧其次小有條議改刑部一律工部一例從亦可駁亦可其下爭風氣之先伺上意而迎之其冒誤者亦復後悔此輩喋喋雖中

主亦所厭聞况聰明睿智遠過堯舜者乎僕恐數年後

諫道將廢諫路將絕則今日之御史爲之也且夫御史之職較宰相卑而御史之道與宰相同何也宰相無事

司。燮。理。論。道。而。已。御。史。亦。無。專。司。補。過。拾。遺。而。已。非。如。
九。卿。百。官。有。政。事。之。程。督。也。有。可。諫。則。諫。無。可。諫。則。已。
敢。諫。則。諫。不。敢。諫。則。已。行。其。道。以。盡。職。養。其。身。以。有。待。
與。留。其。路。以。讓。人。三。者。皆。可。以。無。愧。於。天。下。陽。城。七。年。
不。諫。雖。不。裂。麻。卒。爲。君。子。杜。欽。谷。永。攻。上。身。及。後。宮。雖。
終。日。諫。卒。爲。小。人。此。其。故。可。思。也。足。下。近。劾。大。僚。逐。之。
海。內。懾。其。威。僕。以。爲。受。逐。者。木。就。傾。矣。伐。之。不。武。恐。足。
下。巧。有。餘。而。道。猶。未。足。故。以。不。諫。規。足。下。

書呂夷簡傳後

治天下國家無難惟當其可之爲難古之人事苟當何
尹廢太甲文王廢伯邑考無所爲非事苟不當高祖不
廢呂后晉武不廢惠帝卒亂天下易曰貫魚以宮人寵
無不利言宮人進幸于君后不得專也又曰恒其德婦
人貞吉夫子凶言陽剛統陰不貴貞恒也光武廢郭后
其時漢儒質朴無爭之以爲名者仁宗廢郭后宋人章
疏交攻在孔范諸賢豈不有鑒于唐武氏之禍而隱然
以韓緒自居哉不知仁宗無晉王之昏郭后非王后之
比楊尙二美人無武氏之惡呂夷簡亦非許敬宗李義
府之流擬人不倫固不可也當是時章獻崩帝始知宸

妃爲生母宮寢紛紛異論蜂起帝心大不安至于開棺
驗視蓋其心已有戒乎母后之專而惴惴乎宸妃之不
得其死矣郭氏者章獻黨也恃勢專悍本無窮窳之儀
而又忿爭手搏形同委巷帝時無子帝之心其能無履
霜之戒乎賢如光武豈爲陰貴人廢后哉亦鑒前代人
豨之禍幾乎以呂易劉故先黜呂后配享隨廢郭后英
主所見大抵相同其爲社稷計至深且切彼孔范者迂
儒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呂夷簡者亦陋儒也諸臣曉
曉便宜曉以此義乃引光武故事支吾及諸臣以堯舜
折之遠不能對不知堯舜不廢后曾廢太子矣事以義
起本無典故之足云而孔門三黜其妻孟子以順爲正

諸賢又何以不聞也。范公之言曰：后之罪未聞當廢。公言誤矣。禮曰：出妻放子，怒而不表，禮焉。故蒸梨不飾，皆古人忠厚之意。范公身爲臣子，知母后有罪，止宜含畜，覆護不忍探聞，乃苦逼帝以廢后之故，布告天下，于是以頸痕示執政，如嬰兒格鬪乞憐于長者之前，國體何在。且姑前不叱，御前路馬有誅，原以豫遠不敬也。當宮內忿爭時，至尊在前后，白搖手不得，乃當帝而手批其所愛，又拒救觸帝，至傷漢法，所謂大不敬也。漢任后與李太后爭門，誤格太后，措指卒梟首，律文傷尊長，無誤不誤之分，誠以名分爲重故也。公又言曰：子不宜聽父出母，又誤矣。伯魚之母被出，期而猶哭，可矣。執其祛而

留之可乎。匡章之母被出。章屏妻出。子可矣。助母以益。父怒可乎。古之善處此者。鄧君章一人而已。其告光武曰。夫婦之際。父不能得之于子。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願千秋後。毋使人議陛下而已。委宛微言。仁之至。義之盡。光武感焉。故待陰郭禮必均。而后亦以壽終。自孔范忿爭之後。內外相激。宦豎震恐。至于挾毒。矜后。而后卒暴崩。嗚呼。后亦不幸而遇孔范諸賢也歟。

書大學補傳後

朱子以讀書窮理訓格物致知此是千古定論惜其補傳一篇別生枝節致召天下之疑不可不辨大學雖出戴記而文古理醇不似中庸敷衍且其意義周匝絕無隙漏序治平齊修誠正之先後畢矣慮其無所致功蹈思而不學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天下之物又多矣慮其探賸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曉之而且以聽訟一章證之其始終條貫燦若列星傳固未嘗缺也今抹却本文而補之曰在卽物而窮其理天下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杳無年月蓋悞解夫子一以貫之之語而

增出一旦二字遂墮入佛氏叅禪頓悟之邪徑而不自知陸王因之創爲良知之說大相抵牾不知孟子所謂良知者卽言人性善之緒餘耳擴充四端正有無窮學力非教人終身誦之肫然若新生之犢也且孔子大聖人其良知豈不千百倍于陸王諸公然而學射矣學御矣問官于鄒子問禮于老聃矣至齊而始聞韶反衛而始正樂矣兼多識于鳥獸草木商羊萍實之文使在陸王觀之早宜收視返聽寂坐杏壇而萬物皆備何必玩物喪志若是之僕僕不憚煩哉大抵古之聖賢未有不以讀書窮理爲功者書稱學古入官易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皆是格物致知之本旨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尤見聖門教人直以讀書爲學矣聖經一章內聖外王兼備獨缺讀書明理一條豈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君子皆目不識丁者乎依朱子之言則未。到。一。旦。豁。然。貫。通。時。意。可。以。不。必。誠。心。可。以。不。必。正。身。可。以。不。必。修。乎。其。亦。遠。乎。理。矣。善乎先師史氏之言曰論語博學于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物格也子一以貫之知致也朱子不引聖人之言而反竊取程子之說何也

書陸游傳後

宋史稱陸游爲僂胄記南園見譏清議余嘗覽之夫僂胄魏公孫智小而謀大不過易所稱折足之鼎耳非宦寺流也南園成延游爲記出所寵四夫人侑酒游感其意爲文加規勸其禔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僂胄觀仁在游勸善俱無所爲非宋儒以惡僂胄故波及于游然則據宋儒之意必使僂胄刻除善念不許親近一正人而爲正人者又必視若洪水猛獸望望然去之嗚呼此宋以後清流之禍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孟子曰逃墨必歸于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僂胄有好名慕善之心游因而

導之以正宜也。漢廉范名臣也。而依竇憲陳寔高士也。而弔張讓一以成功名。一以救善類。其效皆彰彰可睹。且孔子所謂與上大夫言闇闇如者。夫獨非逐君之季孫黨惡之叔孫哉。然而仲弓冉有子路俱爲之宰。聖人不禁。且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聖人非不畏清議也。以爲潔一己之名。小仁萬物之功大。以故佛勝公山弗狃。雖不善皆不厭其召。不特此也。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夫受謝貪也不受謝廉也。聖人之心。又豈獎貪而斥廉哉。以爲受謝可以誘人爲善。不受謝可以阻人爲善。一阻一誘。間關係甚巨。已之貪廉抑末也。夫貪尙且不避。而况區

區文墨之事乎。使游果有附權貴希冀倖進之心。則當
曾觀龍大淵柄國時略與雷接。早已致身通顯矣。而乃
大與之忤。遂歸不悔。豈有垂暮之年。反喪其守之理。卒
之侂冑自咎前失。大弛偽學之禁。又安知非游與往來
陰爲疏解乎。彼矜矜然自夸清議者。或陰享其福而不
知。蓋宋史成于道學之風甚熾之時。故楊時受蔡京之
薦。史無譏詞。胡安國受秦檜之薦。史無譏詞。京與檜之
姦。十倍于侂冑。游之過。小于楊胡。而反詆之不休。何也
游不講學故也。張浚伐金之謀。與侂冑同符。離之敗。與
侂冑同。然而張浚不誅。士林不議者。何也。則一與朱子
交。一與朱子忤故也。善乎寧宗之言曰。恢復豈非美事。

惜不量力耳。金人葬侂胄首，謚曰忠繆。言其忠于爲國，繆于爲己故也。夫侂胄之罪，尙且一敵國一君父爲之末減，而游作一記之過，乃著于本傳中，不亦苛乎？吾故曰：史不易讀，讀全史而後可以讀本傳，讀旁史、禠史而後可以讀正史，不然，知人論世難矣哉。

書茅氏八家文選

凡類其人而名之者一時之稱也如周有八士舜有五
人漢有三傑唐有四子是也未有取千百世之人而強
合之爲一隊者也有之者自鹿門八家之目始明代門
戶之習始于國事而終于詩文故于詩則分唐宋分盛
中晚于古文又分爲八皆好事者之爲也不可以爲定
稱也夫文莫盛于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蘇占其
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
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逕之各異
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爲三曾文平鈍如
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

半山六一較伯仲也若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不以爲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卽去病之有法也房琯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卽琯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或問有八家則六朝可廢歟曰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製如各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天尊于地偶統于奇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學六朝不善不過如執袴子弟薰香剃面絕無風骨止矣學八家不善必至于村媪呶呶頃刻萬語而斯文濫焉讀八家者當知之

讀左傳國策

余讀左氏不禁嘆曰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爲升降乎魯自成襄以前除取郟鼎一事外未有以貨聞者傳至定哀僅越百數十年而若楚之子常晉之范鞅荀躒竟有非此不可之意自上下下相習成風崔杼之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皆有賂公叔文子欲享衛侯史魋苦禁之道子富而君貪恐以財賈禍君臣相伺如劫盜然回憶君如楚莊晉悼臣如令尹子文范武子杳如天上然則財貨盛而人才衰亦一奇矣雖然當時行賄者不親相授受也必有習慣居間如申豐高齋一流暗爲關說然後其貨始達于權臣蓋猶有羞惡之心焉且所謂賄者

亦不純用金也。或縛錦或置璧或以馬或以裘蓋猶有承筐是將之敬焉。降至戰國嫌其委曲繁重盡行芟除而直以金行以故張儀得千金則夸鄭袖矣。綦母恢贏四十金則贈溫囿矣。公孫衍得百金則敗齊楚之約矣。秦散不三千金而天下士相與鬪矣。其他以金賄者凡數十見並無賓介爲之通其意也。並無錦璧裘馬爲之隆其文也。刀墨之民明目張膽親富不親仁較之春秋其局又變蓋不如此則周不亡想亦氣數使然非孟子諄諄義利之說所能挽移者耶。或以平準一書爲漢武病余謂漢武報仇開邊費多聚斂尚非得已天亦諒之故昭宣中興惟桓靈當東漢無事之時專務培克殊不

可○解○卒○之○長○安○之○亂○天○子○露○宿○饗○殮○不○繼○不○知○向○之○金○
錢○山○積○藏○于○少○內○者○都○散○歸○何○所○也○嗚○呼○

讀胡忠簡公傳

余讀李燾長編覺宋仁宗時政無缺失而諸臣上疏喋喋不已蓋恃其君寬仁必不罪我而我借此得各可相夸糊其心皆不出于忠愛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彼既無德言于何有以故讀其所奏非倦思卧卽煩而欲嘔及讀宋史至胡忠簡公請斬秦檜一疏不覺再拜嘆曰有宋三百年公其諫臣之第一乎夫人臣報國非必執干戈死戰陣也以忠誠義憤奮臂大呼使敵國聞之凜然變色至以千金買其書此何異秦軍聞魯仲連數言而却軍五十里哉使高宗能從其言斬此三人整師而出則朝廷之氣已早吞河北而有餘公此疏足抵精兵

十萬矣。公雖遠貶十餘年。歷諸險惡地。檜死得歸。仍還原官。遷至龍圖學士。息尚存。猶時時以恢復爲請。向之救公。慕公者。轉零落殆盡。可見人各有命。自貴自賤。自生自死。亦非姦臣之力所能貴賤生死之也。或惜公在廣州。戀黎僑爲朱子所譏。嗚呼。卽此可以見公之真也。從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爲國家者。情之大者也。戀黎僑者。情之小者也。情如雷如雲。彌天塞地。迫不可遏。故不畏誅。不畏貶。不畏人訾議。一意孤行。然後可以犯天下之大難。古之人。蘇武娶胡婦。關忠武請秦宜祿妻袁粲。八關齋與張淹私進魚肉。彼其日星河嶽之氣。視此小節。如浮雲輕鷗之過太虛。而腐儒矜矜。

然安坐而捉搦之。譬鳳皇已翔雲霄而鸞鳩猶譏其毛羽有微塵甚無謂也。不然使公亦有顧前瞻後謹小慎微之態則當其上疏時秦檜之威不在侂冑下公豈不能學遜翁取數枝蕃草自箴吉凶以定行止哉。孟子曰此之謂大丈夫。微忠簡吾誰與歸。

小倉山房續餘文集三十一卷

錢唐袁枚序

湖南巡撫陸公補道碑

公姓陸名燿字以夫吳江蘆墟人生卽端懿六歲受孝
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 軍
機房以戶部郎中補登州府知府再遷運河道按察使
權布政使事母病乞歸侍養終喪

天子命視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湖南巡撫裁一年薨公
起家寒素性淡泊不慕寵榮惟于仁悞惠物之事朝夕
宣究多識前言往行其守濟南也上書徐中丞請徵留
南糧爲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源增

修月河作臬使時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署
藩司時以流外壅積請停分發 上皆是之公風骨秀

整靜氣迎人雖悄悄謙謹造次必于儒者而臨大事則
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縣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
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
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自坐
城闕彈壓稽察賊知濟寧有備不敢南向已而 王師
奏捷一城雞犬不驚公在樞垣保直至干日哺猶不退

粹有急務立辦以故大學士傅文忠公屢薦公 上亦

知公深凡巡幸處俱令扈從所奏察虧空事宜及救荒

策俱蒙 聖獎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業已敷

用其息穀請免征收奉旨允行批到日方伯奏
捧劄子啟告樞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
餘日矣

天子聞公薨悼惜者再嗚呼以公忠誠天子之恩眷
明良遇合千秋一時使再永其神明以竟其用其所敷
施必有更遠且大者而竟扼以無年壽止六十有四悲
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遷甘肅監司俱以親老
調近省撫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赴補惻然憫之
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官
歸養者千餘人封公虔實先生有清德卓行精八分書
與枚京師有交甲辰冬枚過長沙公執後進之禮甚恭

曰昔先人題先生乞假歸娶圖某年十七侍旁磨墨不敢忘也所著有河防要覽甘薯錄切問齋古文朗夫詩集若干卷公三代皆以公貴受二品封夫人陳氏生三子恩受綱俱修飭能守家法孫六人以丙午十月薨公于吳江之東顧阡公

予告時所自營生壙也

銘曰從來巨儒行不迂拘真嗜詩書體用必俱魁壘中丞澹如粹如內入禁庭吐納機樞外任旬宣東馳西驅有力必扞匪以狗譽見義必爲匪欲功居忽棄隼旟歸奉板輿若將終身哉以遠廬天子思公速下鋒車曰朕知汝任大有餘佐我邦家赤子扶扶公拜稽首敢不勉諸東治河濟濟其山湖南奠楚邦媿解苛除事業

力耗恩重。心懼獲勉。額額卒以捐軀。朝野惋惜。吏民號
呼。蒼蒼越山。瀟瀟鴛湖。塋公其間。馬鬣龜趺。千秋過者
必式。必趨。

董太恭人墓志銘

董太恭人王氏直隸豐潤縣人生而婉孌明淑不尚
言年及笄來歸封公公纘先生其時尊章在堂正
恭人當室太恭人孝于姑順于嫡從禮無違勸帥以節
雖分居之築里咸和若穆羽之調生兩子而封公卒其
長君卽今觀察也當是時太恭人年甫三旬觀察才八
歲儼然一嫗孀獨支門戶內凌外侮未免俯張而太恭
人能持大體處之綽然檢校分書護持遺產爲子延名
師婚望族凡家務之繁瑣大者無不畢舉旁人聞之疑
封公之尙存也亡何次子又殤太恭人進觀察而劾誌
之曰汝弟亡則吾與汝益孤矣趨此年華可不獲勉前

進報 國恩而揚先烈乎觀察泣而志之遂援豫工例
得同知引見發皖江歷署赤繁州縣凡六處題補安慶
同知在繁昌六安時有水旱災太恭人施棉衣百領爲
紳士倡恤獄囚飢寒贍以錢米觀察訊貴池盜案其渠
魁不刑而服叩頭曰盜雖不良然疊荷太夫人恩所以
供詞無隱不敢煩公心者卽以報太夫人也其盛德之
感人如此未幾觀察陞廣西思恩府知府思恩瘴癘儻
與觀察以迎養爲憂太恭人恬然不以爲意曰從子禮
也生死命也兒何所依違耶遂同往二年歿于官署觀
察起復後陞湖南糧道調江安糧道三署布政使事烏
呼以太恭人之神明豈不知瘴雨蠻烟非高年所

決意驅車而相隨者。慮觀察乖離膝下。將母心殷不能。
一意辦公。上報朝廷恩故。且豈料身亡。不過數年。
觀察所蒞。皆聲明文物之邦。可以娛親而竟不能烹武。
昌魚飲建業水。供板輿一日之歡。此臯魚風木之悲。古
今同感。宜觀察之每一念及。而不禁淒然泣下也。太恭
人天性仁慈。待奴婢如子女。然不忍笞督。聞罪人呼號。
常廢寢食。問決獄有所平反。則喜溢于顏。以故觀察之
行事厚。居心寬。皆母教也。卒年五十有九。子二。長世明。
次世華。孫二人。以覃恩。誥封恭人。以乾隆三十八
年閏三月二十六日。葬遵化州城東北莊。
銘曰。月孤彌明。松寒更清。從古甘臨之吉。皆由苦節之

真情惓恭人爲魯陶嬰躬躬燾後訓子成名天道似遠
而非遠地道無成而有成必報者善動物者誠貽謀者
遠聞風者興卜茲元宅安藏慈靈我我綽楔鬱鬱佳城
儲休啟佑永蔭孫曾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河間有薦實君子曰竹溪李君名棠字召林以壬戌進士宰如臯元和豐縣句容上元天長合肥七縣薦卓異人都遷大理寺評事

天子召見清問良久閔其沉滯州縣二十餘年裁博一薦又入閒曹非國家獎拔人才之道特授廣東惠州府知府君感格外恩益奮勉思報而以忤大府故抵任未久劾徇庇罷官家居授徒中風而卒壽七十三君勤于爲政常言前案不清則後案又積乃立摘案法如勿暗讀書自爲程課十日必結民咸便之尤長治獄如臯陳某販紅草不歸其兄過張氏池塘得其尸遂控塘主

謀害塘鄰姚德助其詞甚力君厲聲曰殺陳某者汝也
不必妄引他人姚色變脅以刑乃云素善陳知其身有
鬻女金故乘醉而夜擠于塘人問君何由知曰姚有伴
哀詐泣之狀故疑之而以恫喝得之也句容賊王二供
與孔姓同偷孔不伏君不訊孔而專訊王乃惡丐某挾
仇所教也人問何由知曰凡盜賊引人徃徃不實我先
根窮原犯使真情得而后再訊所引之久則思過半矣
原犯盜也刑之非過倘無辜氓雖僕披其頰于心不安
而况加刑乎官不可爲賊所用也上元滿營小兒迷路
隨一跛者行兒頭眩跛者教飲井水遂愈街卒擒之云
以術迷拐人者君笑曰此冤也彼果拐人當挾以遠奔

而乃跣跣然跛行于市乎且旣迷之又教飲水以解之無是理也街卒不服訴制府制府命與營員會審跛者果良民教飲水者憐其暑暍故也乾隆二十一年江南米貴旬容姦民聚眾萬餘謀劫王貢生家君單騎往問爾等何爲蒼聲嘈嘈不可辨君喚老成者前有三人闖出曰無他愚民求賑耳君曰求賑當在縣倉不當在王貢生家汝命衆人歸家賑卽至矣三人回顧麾其肱衆皆星散君知此三人創亂者也命具姓名至署領粟旋卽縛之荷校以徇合郡肅然如臯有坍江蘆課民疲于追君力求莊中丞奏聞奉

旨豁免揚州至通州有舊河運鹽泰州徐家壩乃闌上

河之水使不下洩者也。階被百餘年，忽商人賄聞官私開之，致上河水涸，民禾盡槁。君勘明下河，有七十二洞，原可通水，商不疏通，舊迹而罔民，以取便。請于大府，勒碑永禁。羣氓懽呼。江寧通濟門外有教場，甚寬，中間旗人牧馬，民田其旁，亦百餘年矣。忽奉將軍檄，稱民佔旗地，宜歸還。滿營君請將軍發檔案，以便辦治。將軍曰：「此係旗員口訴，無案可稽。君卽請旗員同丈，得三千三百餘畝。周圍石柱有界，界外民田糧券鑿然。旗員慳。」言將軍亦恟制府尹文端公聞而嘆曰：「人言李今有德，無才吾不信也。余戊午試京兆，與君同出廷尉鄧遜齋。先生門下，兩人意趣絕不相似。初見亦落落難合，交久。」

覺君意思深長不忍決捨臨終謂其子曰袁公知我最
深必以墓銘爲托嗚呼二十年前余已銘君之先人矣
今又銘君君長余無幾而竟銘君兩代哀君之餘兼自
哀焉所著詩集 卷年譜一冊夫人 氏子燧邑庠生
効力四庫館好學善文能世其家以某年 月 日葬
君于

銘曰月蒼蒼涼涼而可親兮帛斐斐純素而有文兮惟
其木訥斯近仁兮惟其至誠故如神兮過貪泉而不酌
甌生塵兮循莊遠而不詭車折輪兮余不信爲今之友
而常疑爲古之人兮嗚呼嗚呼此其墳兮他日九京誓
從子以結鄰兮

周君少霞墓志銘

竹橋太史執訊來曰吾邑周君少霞病且革索某銘某
某謝曰子奇士非奇文不足以銘君爲代請於隨園可
乎少霞喜力疾賦四詩並狀以來狀曰君諱昂江蘇長
熟人從虞東顧先生學顧故經師疑疑自守君雖往習
詩禮助校讐而意氣倜然不爲繩約所羈學手搏法能
持挺剛自刃兩目不眴轉或挾惡少年遊狹邪與偶優雜
坐狂歌酣顏人諫之輒謝曰吾悔吾改未幾逋蕩如初
專趨人之急遇難事衆皆惶也君獨奮任之往往以智
得解以拔貢生得宣州司訓宣州狄太守愛其才善待
之湮令詹某罷官虧倉穀二千石後任李將揭報矣狄

不欲起大獄召宣城張令及合城諸紳士謀相顧愕眙
最後召君君至笑曰是何難吾未哺食盍治鳧羹啖我
與之食畢徑驟馬馳去狄亦不知其何往也先是宣城
前令盧某欲以糶餘穀二千石餽太守托君關說君知
太守廉拒之至是直入盧所謾曰詹令有穀若干借貯
公倉可速還渠盧色然而駭不解所謂君徐道詹令虧
穀有性命憂且曰君前以官穀媚上官私也今以官穀
還官倉公也一轉移間人品心術判若天淵肯從某計
太守視公爲何如入盧大悅服拱手曰先生行矣某卽
輦穀而往矣君歸報狄狄大喜詹令聞之闔門感泣不
五日而兩任之事平亡何以他事被劾奉 旨留任墮

君乃廣文微官一彈指可去而能受 聖恩於格外然
則君之生平匪獨人奇事奇卽遭際亦未嘗不奇君雖
跡地而內行甚敦事母與兄孝周卹戚里不使人知君
有用世心登 賢書六上春官不第益佗僚嘗病中
強起攬鏡悲呼自投於牀蓋猶有烈士暮年故態云
銘曰劍無芒難割玉士不奇難拔俗天生老周非碌碌
意欲先人孝侯遜有才無命徒蟄伏中夜悲呼自指腹
抱此雄心老空谷天卑其官薄其祿更天其子爵何酷
末路英雄惟一哭殮殮於牀疾已篤曰墓銘須袁文作
我感其意不諾宿急撰文成走急足或未死前君一讀
長夜悠悠可瞑目

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誌銘

乾隆四年余春秋二十有四受知于虞山蔣文恪公
其家得見用安蔣君其時君以諸生爲寧邱上客每出
城則宿余家兩人不飲而好論古折聖相對凡三千年
國家治亂人才臧否有所見解動輒相合拍几叫呼以
故益相得家人聞君來必治具濡蠟以待亡何余改官
江南君在藩邸如故又十年余乞假入山君舉壬申鄉
會試入詞林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充貴州主考隨丁
內艱服闋過揚州謁權使某某以上聞遂拜吏議放歸
丁亥兩江制府高公聘修南巡盛典寓金陵一年余
得遇從如前特懽君清標奕奕目有青光年雖高善自

修飾雖臧里不覺其衰每製衣召縫人親爲指示茶前
屈後必合內裁分寸不苟治味如治文精潔詣微余聞
君招輒喜不多作詩而洞悉甘苦源流發一難必中歛
輿遇才人後學孜孜汲引力雖盡心猶未已批點人落
卷教以宜讀某書學某家文以故治行時被放者亦走
選數百里外曰此吾經師恩勝座師也晚年以次子重
躍攝蕭山縣事就養于浙適余遊天台歸與君同飲方
司馬署中漏沉月落依依不去隔四載余再遊武夷過
浙而君先十日亡嗚呼歐陽公稱世之賢豪不能常聚
理固然矣然余果知便與君訣又何難于前去時小留
後來時早到耶政者故人重逢扶持酣嬉竟能生精

而延歲月亦未可知而今已矣握筆銘君五十年來君之笑貌聲音奔趨臆下泣然不知涕之何從也君名和寧字用安一字榕菴行四封公鎬雍正元年進士官松江教授以古文名家家本儒素無擔石儲而君天性濶達輿服鮮明坐客常滿振枯粟乏族里待以舉炊者無慮十餘家人知君貧君不自知其貧也卒年七十有八夫人陸氏先君卒子齊耀候選縣佐重耀直隸州州判孫二長方增次禮增以年 月日葬 所著詩文若干卷

銘曰高飛得羽徐行失屣是運數之偶遭非人生之自主然而寧恢恢毋蹶蹶雖中規不踰矩孔猶獵較孟非

貨取率敦和而從天羞谿刻以自處善逸生故不殖善
樂生故不窳苟九原之可作微斯入吾誰與

林君毅菴墓誌銘

林君毅菴病革語其子鏞曰隨園先生工金石之文汝所知也我死爲我乞墓銘于先生第先生集中所載皆將相名臣以我流外吏廁其間未知許否已而君亡鏞來如其言以請余道漢青翟爲丞相一事無聞而王與以功曹名聞千古人傳不在位也而翁有狀旣授我矣我又奚辭狀曰君諱嘉俊字坤賜號毅菴福建龍岩州人寓居蘇州齊門之金鵝鄉生有幹畧父克旋服賈折閩家無擔石之儲君持錢負販權其子母走閩粵齊魯晉楚吳越間渡海越山濱死者屢矣卒以誠信勤敏累至萬金循例入粟得州判分發安徽歷權丞倅最後署

六安州吏目君嘗誦先儒言雖匹夫苟存心利物必當有濟況有微權薄秩者耶以故勇于爲善乾隆 年

六安災長吏欲減報災數君不可欲培克賑糧君又不
可長吏怒欲中以危法君不顧也恤獄囚如家人有楊
德者誤殺人擬絞君探知其母老力請于州收援例留
養飢民募糧長吏報盜君爭不聽卒以緝盜不力鐫級
罷官治行時民送於野囚泣於獄歸吳門後悔勿不讀
書乃積卷軸吟哦其間門對十頃菜花與村氓往返夷
然自得生平強直自遂行其心之所安一切浮屠術數
陰陽拘忌之說彌口不言嗟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
聽于神古之訓也孔子與漆雕開論臧氏祖孫以下龜

之多寡定其家。三代之賢否。奈今之士大夫。官愈高。則拘忌愈甚。問卜益虔。其故何哉。蓋沉迷於富貴利達之說。而其中無所守故也。君雖不由科目進。而見理之明。遠過凡庸。余非君之銘。而誰銘。初娶謝氏。再娶何氏。子四人。孫一人。年七十五。以 年 月 日葬于

銘曰。相傳繁昌。有古生孤憤獨居。行徑徑感君之恩。報不能臨死。諄諄口作聲。願爲君兒。君勿驚其人。素慕隨闔名。向君稱說心。尤傾果然古。死子鎬。生從遊於余師。事誠輪迴之說。備不稱考之於古。恰有徵蔡雍前世爲張衡。羊祜。金鑲。認得清我故。採拾爲君銘。君當九原笑絕纓。

引釋史入銘詞非古也韓昌黎徐偃王碑用王母瑤池事故明知其非而偶一效尤自記

弟婦陳恭人墓表

香亭弟婦陳氏以香亭貴。詰封恭人香亭守端州歸
恭人薨于南昌舟次香亭權厝白下逾年將卜葬祖塋
狀其事屬余表墓余長香亭十五歲恭人事兄公如尊
章知其賢尤悉銘幽之文所不當得辭按恭人名荆字
細如廣西臨桂人年十六歸香亭其父某初以財豪已
而折閱先叔父與錢通大有所負叔父卒世母食貧歸
咎恭人詬諍時加香亭又順親爲孝牀第間隔越若陌
路先慈及內子絕愛憐之代爲不平私相勸慰而恭人
安之若素有暗泣無顯懟媿媿然茹荼集蓼者十有餘
年及香亭登進士出宰河南恭人侍世母之任家有兩

弟俱授室世母覺兩婦之孝不如冢婦家計又豐待恭人漸有恩而香亭亦深悔從前之不善處家庭間也補過修好伉儷之篤較常人倍甚香亭作令時有任俠名恭人脫簪珥助之施揮霍數千金往往傷重余以爲仁不勝道心勿許也甲辰春余遊端州居未一月海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香亭又以事薦番禺城中文武官及諸災黎知府署地高爭挈眷來奔余意欲納之懼恭人有難色乃告之故恭人欣然曰此安所避所守此邦便與此邦人同存亡微伯氏言妾固將納之于是死貴者于內安賤者于外堂皇上頃刻炊烟四起而丙署供頓之費日亦不貲半月水退始各寧其家嗟乎

晉附秦羅

許不。平。災。古。絕。大。節。侯。尚。不。知。吉。凶。同。患。之。義。而。恭。人。
以。一。女。子。獨。能。安。行。仁。義。若。此。此。何。如。識。力。哉。然。後。知。
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非。徒。燕。婉。之。私。有。以。見。欽。
于。君。子。也。恭。人。性。好。靜。不。慕。紛。華。常。勸。香。亭。急。流。勇。退。
香。亭。是。其。言。卒。不。得。間。乙。巳。秋。膺。卓。薦。又。因。公。左。遷。遂。
決。志。歸。里。置。園。金。陵。頗。饒。花。竹。而。恭。人。不。及。見。矣。嗚。呼。
有。鸞。妻。勸。隱。之。言。無。鸞。妻。共。隱。之。樂。中。道。乖。分。可。哀。也。
已。恭。人。晚。年。病。青。盲。雖。一。無。所。見。而。處。分。家。事。益。精。當。
蓋。靜。極。而。慧。生。云。生。子。安。衆。早。殤。撫。妾。生。兩。子。一。庚。一。
端。俱。如。已。出。卒。年。五。十。有。四。

原任江寧布政使內務府總管永公傳

公姓姚諱永泰字石巷正白旗漢軍人父二格官內務
府慶豐司員外郎公生而端靜朴誠自矢有初入闕老
輩之風雍正三年以筆帖式保舉引見 世宗命發湖
南以知縣試用題補湘鄉調武陵遷辰州府永綏同知
再遷辰州府知府永綏故苗地改土歸流之後獷悍未
馴有聚衆械鬪者公將往治或請以兵從公不可曰兩
酋私鬪非叛也臨以大軍彼必懼懼且合謀挺而走險
矣乃袍而騎直抵其寨召兩酋歸曲責直諭以德威皆
懃服感動炊雞黍獻公公卽宿其帳中鼻响响甚鼾遲
明羣酋大悅吹簫笙送公跪滿箐谷終公之任民夷帖

然九年 王師征烏蒙調辰沅兵軍需檄下缺行糧一條公撥倉米運濟幕府猶豫慮難開銷公曰師行糧從國家制也倘有不韙我任其咎巡撫布公蘭泰嘉公知政體檄各郡守如公所行今 上御極之元年公以親老調補山東登州府知府九年奏請終養部駁旗員無此例公泣涕五請 制曰可嗣後八旗許養其親皆從公始回旗補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調茶庫員外郎兼咸安宮官學總管十九年服闋授河南歸德府知府尋遷河北兵備道兼管河務公到任卽跨一馬周度長堤托宿菱舍二十一年防秋陽武夜大風公立堤上驗水漏盡歸寓夢中聞有呼起起者急醒呼燭果報五堡決

矣公手絮衣鐵釜馳往堵塞泥污及甯須臾閭水勢倒
回民以爲神公請於河督曰頃所辦獵鼠穴耳雖曠曷
塞所慮者河身日高堤日卑河自三門兩崖束急怒而
奔於孟縣之小金堤衛懷二郡正當其衝歲下竹槿百
萬往往負岸而沒殊覺可惜爲永遠計請歲捐兩修外
加帑銀以三年爲率每年增堤一丈濶若干需用丁夫
卽以現在堡兵充數畚築轟礮兵較民夫尤熟可使也
河督笑公無病而呻公嚙蹙曰治水如治身平時調養
原可無病待病而呻不已遲乎卒不許後任張公師載
來聞公議而是之奏請 允辦其年南岸崩北岸安濶
公之力也薦卓異引見 上召對良久賜朝衣一襲二

十四年授山西按察使調四川遷河南布政使護巡撫
印再調雲南其時緬甸頭目有宮裏燕者平時與緬子
比肩事主緬子弑主自立燕不服唱大義討之反爲所
敗乃率其屬來投孟連土司孟連利其有欺其孤令繳
兵械出口糧尋又竄取其子女燕妻擄占素梟雄心懷
不平時有報仇之志故事苗俗印信兵權統歸妻掌號
曰印娘領軍陷陣率在夫先調兵以帶箸爲號箸下則
能食者行帶下則掃境全出二十八年秋燕妻夜舉帶
傳令率麾下男女三千人焚孟連署庫滅其家驅財帛
牛馬而歸猛良猛良者燕妻之母家也燕多內寵妻惡
之不與同宿別居一帳相離遠故孟連滅而燕猶不知

內地官有貪功者誘燕入關誣其反公聞大驚亟詣督
臣曰孟連貪淫被印娘賊殺罪出自取與天朝無干
請以實情具奏天子聖明必有處分督臣先入貪功
者之言竟以叛聞而戮燕于市居亡何燕妻唆緬子犯
順勞王師撻伐明將軍忠烈公殉焉人始服公之先
見也二十九年調貴州布政使再調江寧兼織造龍江
關稅務在任二年以老入都補盛京佐領又授秦陵
總管內務府大臣以兩次失物私償未奏引大不敬律
擬斬監候在獄七年卒年七十九公廉儉而慈任方伯
時凡支收解給者原收原放不揭印封版課盈餘給微
員爲薪水費袍褶敗裂補綴衣之出巡廉從止三五人

權關稅不發囊篋料簡征課足額而已秉臬蜀中姦民
宋朝倫以邪教惑衆從者數千公殲厥渠魁少所株累
有教主妻楊么姑者未婚事發公引律苦爭擬流收贖
行棧道中見赭衣婦而憐之卽具奏婦人秋審緩決一
次者可免解府部議允行遂永爲例守登州奉檄查封
閩撫王士任家產籍其資印立檔冊仍給與家用撫軍
大怒將劾以徇私俄而奉旨賞還所封公乃得免官
滿臨去軍民送者牽衣嗅靴造生祠置酒攔馬不能行
其得民心如此然公雖善氣迎人而義之所在強直自
信不知有風氣有權要并不知世上有周旋夤緣之事
江寧理事同知名按圖以懲忤制軍大計劾其老公諫

不從乃聘其女爲子婦而資其歸初宰武陵受知於節
相西林鄂公夸非百里才在江寧受知於節相望山尹
公恨相見之晚嗚呼此二公者皆君子也惟君子能知
君子公之爲人蓋可想矣初娶 氏再娶 氏子二人
明新明華俱舉京兆以能文世其家

論曰公官中外四十餘年恩吏勤民靡所不施不可謂
之不遇也乃衰年終請室中雖蒙 聖主矜憐獲保首

領以沒而論者覺惠迪之報尚未盈量豈古人慎毋爲
善之戒竟爲公設乎不知記有之曰與人同功其仁未
可知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公之過天欲發露
之以大彰其仁故不得不加摧折猶之旃檀之香非燒

灼不能遠聞也。公之末路坎坷或以是哉。

江西督糧道省室沈公傳

君姓沈諱榮昌字永之一字省堂湖州竹墩人也祖伯
督學閩中以清節著父柱臣宰廣東因事被逮君年甫
十七騎驢入都歷險難脫父于罪以進士出宰山西文
水縣朔州知州懷慶府知府甫抵任而河決君率兵役
宿危隄三晝夜板幹舂築萬手齊下水稍平乃踰雉堞
入城開倉撫恤民以救寧丁艱起復擢守蘭州調鞏昌
平涼遷陝西糧道再丁艱起復補雲南驛鹽道雲南鹽
政廢弛虧課二百餘萬君知滇省井鹽皆產于層岩疊
壑百川交滙處因井滷濃淡之味不齊致衰旺之時不
一薪少惰煎人疲則惰運鹽積則惰消乃身作竈戶取

適試煎計一石得鹽若干悉其苦累請大府加給薪本
在廣通縣設立腰站俾各井窮黎赴省領腳價者先給
一半資其路費于是煎運踴躍其時前撫李公奏將各
商舖鹽盡歸官銷以杜私販行之期年地方官竟有按
戶口多寡將鹽押領者民情譁然君以爲鹽係民間日
用飲食之物不可強派請仍舊通商循先課後鹽之例
依限報銷後撫裴公以君言奏 天子是之于是情銷
之弊亦漸清除總督璋公以習峨縣楊武鄉縣澗險窄
有礙郵程檄君開鑿又命掄取普涯逃竄土司時當炎
夏瘴霧鬱蒸密箐中蝦蟇如豕大睜目吐氣當之者人
馬盡仆君深入不毛衆受毒淫遂患疲曳方薦卓異遠

乞病歸二年病愈入都因濫給驛馬事鉅級發河內以
同知用循例捐復補江西鹽法道調糧道當是時君年
過懸車偃僕自強兩次督運適遭堤決糧艘滯留乃冒
暑親執朴筥催運丁目營心懼蹙蹙無須臾安船雖渡
淮而歸途病發卒于皖江年七十有四君任事詳審信
道太篤從牧令起家知民疾苦常刊列爲政事宜手授
屬吏如老嫗訓兒諄諄千言聽者欠伸欲卧而君尤覺
其言之未盡也又念歷官久受上厚恩盡一分心作
一分報倚健忘老瑣屑必親硃出墨入無所旁假彌留
之際猶催辦明年漕務夢中懽呼若氣雖絕而心猶未
死者然居家敝衣蔬食安之若素惟于師門故舊鰥寡

戚里周恤倍至渡淮時塋浮尸數百船戶有鬻子女者爲贖還之以故歷年清俸無餘轉多逋負死之日宗親民吏皆爲隕泣夫人姚氏子五人璟璋琨瑛瑣皆以科名庠序世其家幼女全寶許配余子阿遲蓋兩人幼同學長同年一子一女皆年過六十所生者也

贊曰漢書稱蘇桓公好教督人人多相畏及其不見則又思之君誨人不倦晚年尤甚有桓公之遺風乎素風趣與余絕不相似而心契交深常戲余曰子但能欺人不能欺天余驚問何也曰子性儻曷口無擇言人道是風流人豪耳及省其私內行甚敦與外傳聞者不符豈非欺人乎然而造物暗中報施不爽使子衰年有後終

身平善豈非不能欺天乎嗚呼君之知我勝我自矧然而君之行事居心卽此亦可想見矣君回舟時養病隨園彌月不忍去而余奔姊喪故先與君訣登床號慟而行揆之聖人我殯之義不能無愧云

候選郎中成君衛宗傳

君姓成諱城字衛宗一字成山生而英異目睼睼有神
父上坤雍正元年舉人以文名于時君稟承家學修業
不息舉戊午鄉試庚辰進士補黃岩縣教諭遷福建羅
源縣知縣調永春縣陞臺灣府海防同知君善折獄羅
源民有悔婚者君知嫌婿貧也助以婚錢爲成禮于堂
上鼓吹送歸夜行聞鬼聲掠車而過心疑之次日有報
殺續命案者尸在昨所聞聲處君心愈疑而作堅稱
無傷君按指尸腹下陷處有痕瘡痕召鬪者問之俯首
懃伏曰鬪不勝負急故以足踐之也王某控陳姓佔墳陳
故營卒巡道某疑其倚武越佔檄令往勘詞多袒王君

諦視王碑色尚新其上有九層石與陳契相符王詭稱
陳墓在山之右君密遣役探得陳祖骸罐于山凹中指
示王王慳不能對蓋王貪風水盜扣其墳而私立碑契
以相扇惑也巡道聞之嘆曰兵乃無罪士乃爲姦事出
意外官之不可有成見也如是夫永春有水來自天馬
山與通德溪合上流四壩截水溉田其下自香洋廟至
西關等處雖近溪而田多水少恆苦旱君偵知舊有永
陽壩廢久矣乃捐俸募費築而新之兩圳並流彼此勻
灌無穿漏阻闕之虞歲增畝一鍾閩俗械鬪動至千百
人君訪知南安監生某某糾衆有期出不意擒其魁一
大創之其風永革一日赴省中迨蓬蓬然馬頭塵起則

遊擊率兵來。喏曰：德化民叛矣。刺史不知耶？君笑曰：刺史不知民叛，但知民不叛。若果叛，刺史一人能平之。母勞公往，遣散其兵，單騎詣果村，氓賽神，有弓刀儀仗之飾，兵貪功妄報。君督會首以狀上聞，一城免健兒。轡轅大府知君才，以同知委權臺灣知府事。再權臺灣巡道事，一時三印繫肘，人以爲榮。捐選郎中以繼母年高乞養在家，及母卒，君年已七十，遂不復起家。素貧少壯時，奔馳四方，藉館餽口，宦後雖有餘俸，猶攻苦澁淡如初。惟于戚里之困苦者，曾受恩者，振卹無所吝。人以是稱之。娶馬氏，生二子，皆天嗣。子二鉅，丙午舉人。贊曰：余與君爲總角交，同聽鹿鳴。晚年又同歸林下，余

還武林必主其家君愛偉余文每見必以家傳見托余
考生而作傳古人所希以故屢負諾責近聞君有臺灣
處分將行萬里彼此就衰無幾相見忍再稽遲負良友
之拳拳乎莊子曰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訾焉君所行
善政人人之所不能爲也君所獲譴事人人之所爲也
爲人之所不能爲而未見功爲人之所共爲而忽然得
罪數耶命耶雖有達人其能知耶

黃君蓉江傳

君姓黃諱楷字端士號蓉江休寧之高場人幼喪兩親有三弟甫成立又喪其二門內嫗孀煢煢君料簡家計撫遺孤居萬山中野多磽确民常苦旱君尋得水拖舊迹嘆曰此吾鄉所以名高場耶歲久堙廢羣流如馬逸不可止桔槔無功宜哉乃身爲紳士先辦坎竇區豬隨高下爲畜洩歲以頻稔君精于醫初習鍼治毒熨之術繼乃廣集方書畜良藥四方之病者跣跣然疲曳而來君診脉施藥皆脫手愈不尸功不受謝如是者六十餘年嗟乎士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斯言也人人知之然吾曹縱具經世畧能作相者幾人哉就作相矣古來

周。召。之。功。必。世。後。仁。其。餘。姚。朱。韓。范。遭。逢。明。盛。尚。有。掣
其。肘。老。且。死。未。竟。其。施。者。豈。若。醫。之。一。布。指。一。刀。圭。其
效。彰。彰。立。見。于。須。臾。哉。然。則。以。君。之。才。家。又。素。封。博。一
祿。仕。何。難。而。甘。心。于。潛。身。濟。物。以。里。閭。終。匪。獨。其。心。仁
其。擇。術。且。智。矣。君。既。以。德。聞。邑。中。人。凡。俯。張。者。雀。角。者
皆。相。率。詣。君。得。片。言。便。釋。年。雖。高。神。明。不。衰。豫。知。死。期
與。戚。里。訣。年。八。十。三。而。終。

舊。史。氏。曰。余。離。君。家。七。百。餘。里。以。故。知。其。賢。未。得。相。見
君。孫。世。壇。以。高。材。生。受。業。門。下。道。君。行。義。甚。詳。并。贈。雪
蕉。一。幅。君。所。畫。也。君。素。非。畫。家。而。筆。墨。超。秀。乃。爾。心。頗
疑。之。及。讀。君。行。狀。方。知。行。成。而。先。藝。成。而。後。君。行。義。如

此則盡與醫皆藝也一以貫之者也世燈又言君弟病
吳門君趨裝往視夜過三白蕩天暴風舟幾覆矣方震
驚時耳聞郭索聲風遽止理楫則一碧鱗如盆大橫伏
艙間送君登岸回眸再顧乃去噫神怪之事儒者不道
然而結草見巫春秋內外傳往往記載何必以釣奇病
太史公哉其事甚異合附志之

陳烈婦傳

江寧有烈婦曰陳淑蘭庠生鄧宗洛之妻也祖塆能詩淑蘭幼侍側卽學吟咏鄧生雖才遜于淑蘭而性端謹床第間搜句徵典賓賓如兩學子然家居乃竹園余觀竹過之淑蘭褰簾請見曰讀先生詩疑是古人今幸同時願爲女弟子出其所作清婉處故唐音也居恒善繡嘗繡兩絕句于吳綾丐余詩序余作駢體七百字以應之今年鄧生失授館所意鬱紆不怡六月四日投池死淑蘭驚哭嘔血夜卽雉經翁救之蘇淑蘭亦悔惜曰吾過矣翁在堂夫柩在室繼嗣未定非吾瞑目時也越半年族人立嗣子霖篋曰爲宗洛引斬淑蘭有喜色家人

覺其哀減禁防稍疎十月二十日遣女奴淪茗掩扉而
繼端書凡上云有子事翁吾心安郎愜旣行吾不獨生
矣家人闕戶入硯墨未乾爐中告天之香尙濛濛然有
餘烟也編其詩得若干卷

舊史氏曰鄧生爲貧死淑蘭爲義死均死也而泰山鴻
毛之輕重判焉且其從容料量能曲折以自赴故是湛
深詩書而非徒一時意氣之爲尤可尙也先是其家二
月間開紅蘭一枝生徵詩志瑞及今人以爲不祥余按
毛傳釋彤管有煒言女史能以赤心正人也或者烈婦
之赤心蘭先知之耶抑其姓氏將登彤管故先爲之兆
耶不然如蘭之馨長留千秋生得藉婦之傳又安知俗

所謂不祥者乃卽鄧氏之大祥耶

俞蒼石詩序

吾浙故多詩人惜余離鄉久寡所省識昨年遇蒼石俞君于江邑官舍貌樸而神閒知爲綴學之士出所爲詩命加校定讀之其思深其學遠能合古人以就絕能離古人以存真洵于此道三折肱焉聞其幼好吟詠家無擔石夷然不以爲意常交吳西林翟晴江兩先生研究詩旨又嘗遊山陰窺禹穴過嚴陵七里瀧登眺金焦得江山之助下筆加恢竒屢困秋試頊頊然不能無悶余歎且謂曰今人動稱科名不知科之與名相離久矣唐韓衮以退之爲大父身中狀元無人稱說而終身不第之羅隱方干至今編詩者不能祧其一席君將百年中

與一二人爭耶。將三年中與千餘人爭耶。君知余之好其詩也。以序爲請。余適有東粵之行。意欲稍緩。而君誣誘甚堅。若急欲得余言。以自信者。余老且衰。所言何足爲君重。然竊思異寶當前。而噤不發聲。是啞人而享太牢也。奚可哉。爲綴數行。弁諸卷首。且從與其門人王晉川公子爲梓。而行之。以質諸天下。

何南園詩選後序

金陵有二詩人一爲陳古漁一爲何南園陳詩矯健何詩清婉三十年來過從甚歡今年俱委化去余雖然心傷爲梓其詩以存之因陳詩雖多已有詩槩一集行世其子能讀父書事可有待而何則名未出於一鄉家又式微予聞病卽往搜其詩得稿若干選成兩卷或疑所存太少荅之曰古陶謝諸公名垂千秋詩存無幾禮有以少爲貴者詩亦宜然或嫌何詩境太薄又荅之曰以一物而論劍。貴。厚。劍。鋒。貴。薄。以。兩。物。而。論。裘。貴。厚。絞。絹。貴。薄。詩。之。作。否。不。在。厚。與。薄。也。惟。是。予。所。悒。悒。者。十。年前許代鐫其詩故爲作序蹉跎至今今雖終踐此言

而不及使其生前一見爲可悲也且校其稿與予平素抄存者尚缺二三則易簣時所搜羅慮其美猶未盡也然則人之自存其詩與存人之詩者可不汲汲然顧影而爲之哉南園名士容江寧諸生卒年六十有二其生平梗槩已悉前序中

陶怡雲詩序

伊尹論百味之本以水爲始。夫水天下之至無味者也。何以治味者取以爲先。蓋其清冽然其淡的然。然後可以調甘。麴加羣珍引之於至鮮而不病其腐。腐詩之道亦然。性情者源也。詞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將焉附。迷途乘驥愈速愈遠。此古人所以有清才之重也。十餘年前葉書山庶子向余稱京山同年之孫之才。其時怡雲初勝衣耳。執箕箒搗進止安雅已而入泮受業于辛楣。抱經兩先生俱口其才不置。怡雲好吟詩尤好吟余詩。余勸其力追古昔。毋域于凡近。而怡雲每成一篇必來商榷。數年來其詩益進。澹澹然如湘水之清。雖十丈可

察樗蒲矣。明年將試京兆，欲學唐人寫生紙，覓覺于公卿間而歎然。以少作爲疑，余告之曰：元相秋夕清都少陵東郡趨庭，皆少作也。作苟佳，何嫌乎少？怡雲又以古體少學植薄爲疑，余又告之曰：唐人五言工，不必七言也。近體工，不必古風也。鍾嶸詩品滄浪詩話，尙悟不尙學也。且吾再語子：以水之說方諸之水一勺也，可以差神方塘之水半畝也，可以喻性放而極之原泉。渾渾浮天沃日，又何常非方塘一勺之始基乎？子富於春秋，徐之以俟其至原無津涯，而余則頽然就衰，假數言爲宣張勢難緩矣。况三世通家子弟之詩及於吾身，親見之又觀序之，亦是人間罕事。讀怡雲詩者，當不蒙龐士元。

稱引人才每過其分之謂也。

重到沐陽園記

昔顏斐戀京兆盧慧戀靈昌古之人往往于舊治之所
三致意焉蓋賢者視民如家居官而不能忘其地者其
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余宰沐陽二年乙丑量移白下
今戊申矣感呂擘亭觀察三札見招十月五日渡黃河
宿錢君接三家錢故當時東道主其父鳴和癯而髯接
三貌似之與談乃父事轉不甚曉余離沐時渠裁斷乳
故也夜闌置酒聞車聲啾啾則擘亭遣使來迎遲明行
六十里擘亭延候於十字橋彼此喜躍駢隣同驅食頃
望見百雉遮遮知沐城新築衣冠數十輩爭來扶車大
概昔時騎竹馬者俱龍鍾杖藜矣擘亭有園酒借居我

越翌日入縣署遊觀到先人秩僭處姊妹闢草處昔會
賓客治文卷處緩步婆娑悽然雪涕雖一庖漏一井匱
對之情生亦不自解其何故有張沈兩吏來年俱八旬
說當時決某獄入簾薦某卷余全不省記憬然重提如
理兒時舊書如失物重得邑中朱廣文工詩吳中翰精
賞鑿注叟知醫解陳二生善書與棋主人喜論史鑑每
漏盡口猶澗翻余或飲或吟或奕或寫小影或評書畫
或上下古今或招人來或呼車往無須史閒遂忘作客
兼忘其身之老且衰也初意欲遊雲臺以路遙不果居
半月冰濺漸飛歲將終矣不得已苦辭主人主人仍送
至前所迎處代爲治筴篋束緹勒畢握手問曰何詩耳

見先生余不能答非不答也不忍答也嗟乎余今年七十有三矣忍欺君而云再來乎忍傷君而云不來乎當余來時妻孥皆不欲也余灑然就道而今竟得千里生還其初心寧及此哉然以五十年前之令尹揭來舊邦世之如余者少矣四品尊官奉母閒居猶能念及五十年前之舊令尹世之如呂君者更少矣離而合合而離離可以復合而老不能再少此一別也余不能學太上之忘情故寫兩圖一以付呂一以自存傳示子孫俾知官可重來其官可想迎故官如新官其主人亦可想孟子曰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奮乎百世之下而况於親炙之者乎提筆記之可以風世又不徒爲區區友朋聚

散之感也。諸詩附書於後。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乾隆己酉夏江寧方伯康公奉 天子命隨制府防汎
南河會河水暴漲六月十日決魏塘公聞信奮曰魏塘
者睢寧保障也倘有不戒萬民爲魚雖現在周家樓亦
復漫溢然其地人烟稀少且近洪澤湖水有所歸智者
當務之爲急不可緩也遂詣魏塘督夫下埽立隄上指
揮忽埽裂一竅若地陷狀竹樁芻泥壓公而下時已昏
黑救者愕眙莫措倉卒問急溜衝去所壓泥沙擁公而
上手有所觸乃埽舡纜也援之登岸官吏奔赴見公揚
揚如平時冠不弛襟帶不移孔水不入口手仍搖扇羣
驚以爲神制府書公憐公勞瘁勸還寓小憇公不可曰

官散則夫散某若去隄今夜潰矣某身受 國恩願與

此隄同存亡遂閉車帷易濕服旋即登隄督辦夫役兵
丁壯公之節爭先踊躍邪許之聲徹天甫至夜半埽定
而工成上流旣治周家樓得以并力合作不數日睢南
水患悉平大府上其事 天子嘉之手解荷囊以賜枚

按漢王尊守東郡治河隄壞立水中不動吳子顏溺荆
門援馬尾而起古之名臣履險如夷往往相似然而公
之初心豈望及此哉當邊陲時洪濤掀天自分無生理
矣私念人誰不死爲民而死猶不死也此念甫動若有
扶之而起者立水中如立土上登岸後覘所援之纜尚
離丈餘不知何由入手莊子稱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

濡○宋○子○京○稱○郭○令○公○忠○貫○日○月○神○明○扶○持○今○觀○于○公○信○
矣○枚○舊○史○官○也○愛○公○奇○績○可○倚○國○史○之○遺○故○纂○而○紀○
之○俾○後○人○有○所○矜○式○且○知○仁○以○爲○已○任○者○忘○其○身○而○身○
存○危○其○身○而○身○安○人○定○勝○天○轉○不○在○脫○帶○腰○舟○兢○兢○爲○
自○全○計○也○意○所○未○竟○更○爲○之○歌○其○詞○曰○

異○哉○方○伯○猛○不○畏○死○直○走○龍○宮○奪○還○赤○子○所○奪○何○地○淮○
雎○之○交○河○決○魏○塘○人○心○動○播○公○命○驅○驅○急○則○治○標○具○乃○
奮○築○下○乃○芻○菱○身○立○于○隄○表○帥○羣○僚○突○然○隄○裂○水○擁○公○
去○雖○去○不○去○公○如○砥○柱○公○非○善○泅○有○沉○必○浮○公○非○輕○鷗○
立○水○上○頭○人○道○死○矣○公○乃○起○矣○萬○目○駭○駭○且○喜○矣○雖○
有○智○謀○不○如○一○膽○雖○有○慈○航○不○如○一○纜○涔○涔○者○袍○我○哉○

者冠炯炯者目飄飄者鬣公之自視迥然淡然人之視
公氣定神完吏民愛公牽衣而泣爭取瓣香爲公禮佛
大府敬公以手加額勸且離工小爲休息公曰不然事
須及熱民命所關千金一刻請賈餘勇與水一決儘力
今宵將河堵塞河伯聞之嗒然色阻夫役聞之踴躍起
舞魚鱉爲橋蛟龍捧土頃刻隄成漏才三鼓 天子曰
咨嘉汝勤劬賜朕雜珮以光汝軀公拜稽首仗 主威
靈從茲睢南永慶綏寧賤子有言請叅末議前聖後賢
事同一例湖名召伯隄號康公蓋易新名以垂無窮

與狝存論詩書

文學韓詩學杜猶之遊山者必登岱觀水者必觀海也。然使遊山觀水之人終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復知有匡廬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妙則亦不過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古之學杜者無慮數千百家其傳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昌黎義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後村放翁誰非學杜者今觀其詩皆不類杜雜存學杜其類杜處乃遠出唐宋諸公之上此僕之所深憂也昔人笑王朗好學華子魚惟其卽之過近是以離之愈遠董文敏跋張卽之帖稱其佳處不在能與古人合而在能與古人離詩文之道何獨不然足

下前年學杜今年又復學韓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學力何不爲洪子之詩而必爲韓子杜子之詩哉無論儀神襲貌終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韓是杜矣恐千百世後人仍讀韓杜之詩必不讀類韓類杜之詩使韓杜生于今日亦必別有一番境界而斷不肯爲從前韓杜之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筆時亦不甚愉快蕭子顯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莊子曰迹履之所出而迹非履也此數語願足下誦之而有所進焉

書楊鏡村

楊太守名燦字鏡村以福建舉人權知上元縣事乾隆三十三年四月總督高公出巡有禹郭氏者攜與訴其子尊玉與同產姊姦已有身矣高公大駭交君辨治君坐堂皇召郭氏及女至俱戟手誓尊玉不良尊玉無言涕泣而已君疑姊弟亂倫不應和于前仇于後且尊玉狀甚愿非行險者但未便以子質母乃分別頌繫卽親至其家見尊玉床覆纈布被甚單寒而其母及女則紅衾爛然訊其隣僉曰事關暗昧某等何能知須臾有小女擎茶出問其年曰七歲問郭氏何人曰吾母也君喜抱入署暗屬役有隨小女子車後刺探者擒以來果得

一男子壯俊而顧名解五爲總督擎徽隸也乃啖小女
果餌好語誘之使與羣兒戲三日後欣欣然忘其家具
言母與姊同解五寢兄尊玉詬誶受笞者屢矣問知汝
姊有身乎曰知何以知之曰姊姊腹大鄉隣見之皆掩
口匿笑前數日解五買小兒文葆及紅抹肚來阿孀熱
鬩斗爲之煩擱隨置酒三人同飲兄尊玉蹙額走出不
知所往君命役搜其家所置物宛然在箱乃召解五及
母女來取示之各叩頭伏罪蓋解五庸奴不知律載內
亂者兩犯俱斬意欲誣尊玉戍遣之已獨占其全家故
也獄具合郡稱爲神明擢知蘇州府蘇州有周顛氏者
以他事勒婢致死官疑與其奴吳祥有姦刑逼誣伏君

趙雪之張樂盜于闐玉事發誤買者多株累君訊不知情俾寧其家事後各來謝金君不受

舊史氏曰君貌清氣和明達政體訊解五一案余所目擊故知之也詳後貶謫海門爲決獄事代上游受過終不自言尤可尚也聞近得狂易之疾年餘未痊雖天報善人病與官均當復起而余則頽然衰矣慮旦暮填溝壑無人傳循吏故倣孫可之書何易于之例取君逸事爲著于篇

汪祭巷

杭州汪壑巷富且達者也築家巷于西湖年七十將
召其子女而告曰慶生日不過絃歌燈宴鞠踰拜禮
極豪侈我嘗之厭矣今年心有大願說與兒曹衆皆起
立拱聽曰人誰不亡我願未亡而受亡人之奉哭則能
聞奠則能餐拜則能受汝等綴麻則能量其長短而觀
其稱身尤妙者引幡時旃檀之香黼荒池紐之設鼓吹
導從旌旗柳翼之儀緇流梵音羽士法曲夾道數十重
吾坐靈車中游日傾耳威儀赫然行者避道汝等佯哀
詐泣送入西湖靈妙巷中選精舍授几作妥靈狀開奠
三日極牢醴而甘焉是享古人未享之樂也樂極再歸

行。生。日。禮。何。如。家。人。色。不。相。許。壑。菴。怒。云。孝。莫。大。于。順。
親。我。豈。不。知。預。凶。非。禮。然。此。亦。亡。于。禮。者。之。禮。也。較。之。
唐。人。李。清。爲。壽。絕。入。少。室。山。中。不。猶。愈。乎。遂。親。買。紙。錢。
魂。旛。啓。期。界。之。諸。戚。里。愛。其。通。脫。笑。其。痴。至。期。來。送。路。
祭。者。百。餘。家。壑。菴。穰。穰。盛。服。停。車。揚。鱗。不。遺。一。席。是。日。
飲。至。石。許。顏。愈。溫。克。到。菴。禮。畢。語。妻。子。曰。吾。不。歸。矣。吾。
在。此。茹。葷。伴。佛。玩。山。水。以。終。餘。年。汝。等。來。則。相。見。不。來。
我。亦。不。汝。召。有。以。家。事。自。者。雖。來。亦。不。見。也。居。湖。上。十。
五。年。而。卒。今。湖。上。小。有。天。園。卽。其。處。矣。

杖銘

走不以手非所論於老叟自得此君山之嶺水之藪俱
爲吾有樂莫樂兮與鄉人飲酒

竹杖銘

節。瞿。瞿。是。何。竦。筵。扶。之。以。當。車。亦。步。亦。趨。

藜杖銘

藜。瘦。如。竹。竹。堅。如。玉。老。人。得。之。添。一。足。

灌木杖銘

礫。矻。多。節。頗。似。奇。士。吾。與。汝。偕。不。知。老。之。將。至。

木拐銘

契丹木拐見者避道此拐聞之凌雲一笑